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宫夷行兼侍讀

五日一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輙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鐏授人嗣

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

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常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遂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遂果坐贓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輙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爲御史大夫俄

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賓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

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輤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

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臠食之即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

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

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戸部侍
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
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
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
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
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内結中人王守
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
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

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

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賓歷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

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潘州司户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籍身娶民顔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

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内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户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爲人誣蔑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顔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

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衘
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别白
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
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
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
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殁者官爵
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
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

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

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
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
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
所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
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珏楊嗣復以覃
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
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
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使未

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
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
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
進中書侍郎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
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
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
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

百皆珠翠稼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横甚人無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

卒授光州長史令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骾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没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諴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

呰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呰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因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

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户參軍事命李庚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讒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黄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

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
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為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
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
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蘤金釦之上施複坐陳經
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
錦襜珍麗精絶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
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
銀為刹珠玉為帳孔鷸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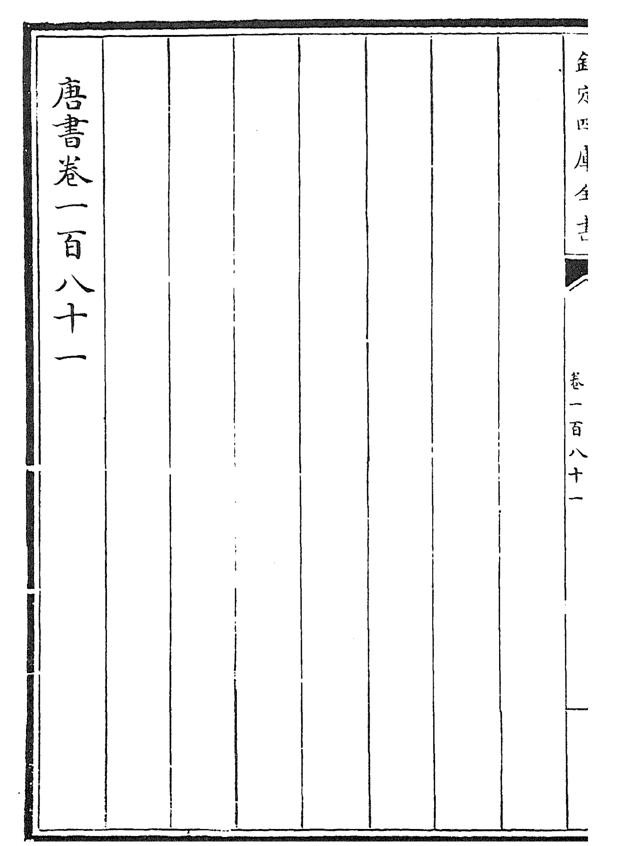
爲檐注陛城塗黄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葢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抆飾傳言刹悉震揺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耋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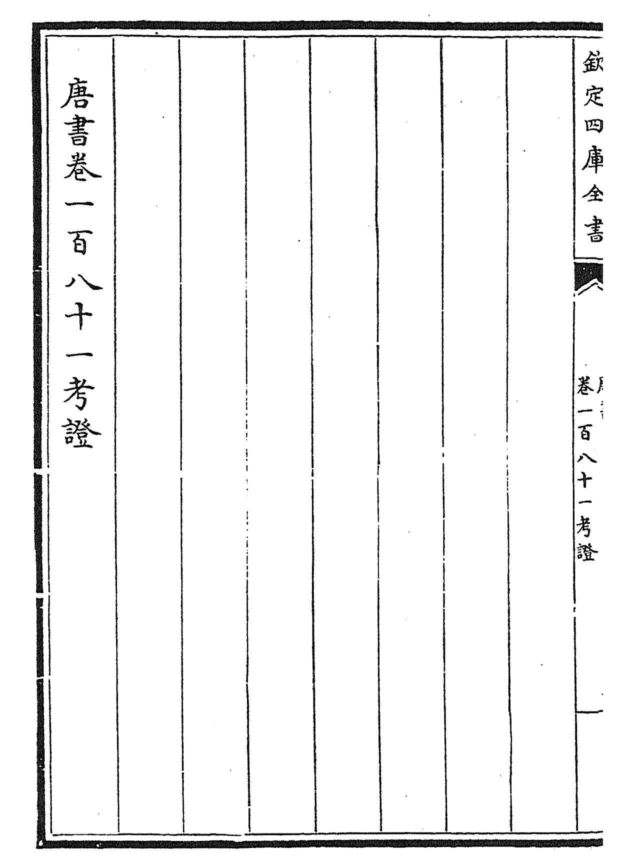
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閒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憙䫋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内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

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内之宫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涙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逺以身爲徇嗚呼運移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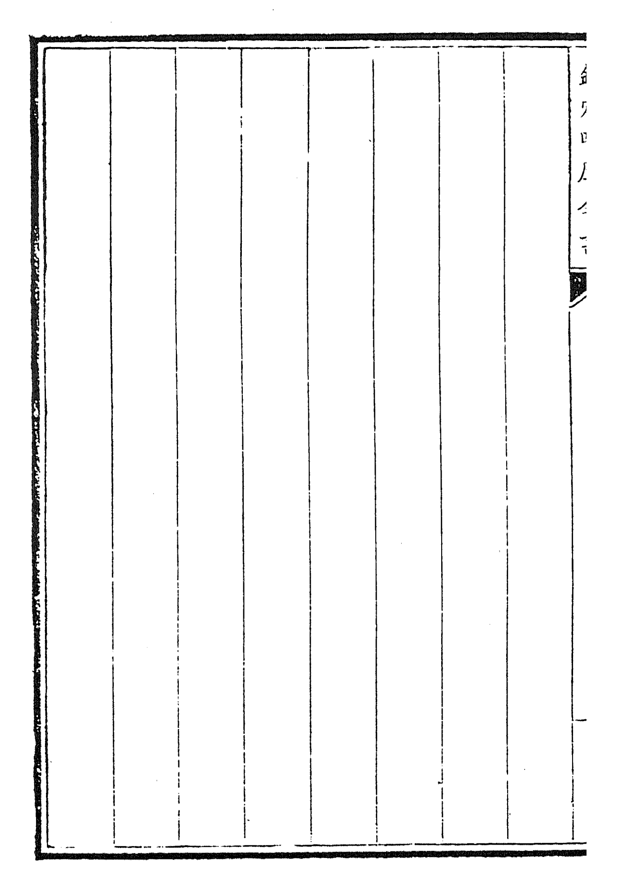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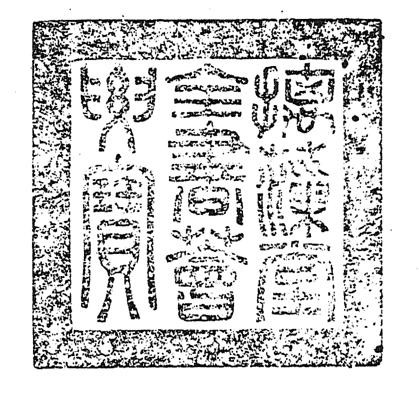
李紳傳敬元曾孫○舊書作高祖敬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八十第十三頁前一行無敢馳驅刊本無作不據詩經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至一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七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劔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户部郎中温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

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
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宅王傅固言再遷尚書
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
名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
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旣領選按籍自擬先收
寒素抳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
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

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名爲平章事仍判户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因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己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之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

親疏賔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茍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皐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贏軍千匹又募鋭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歳河水壊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

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玨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

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名李光顔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温畬韋瓘馮葯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顔等將與百官髙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内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顔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名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

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玨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弱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隂中帝欲玨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

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勲員外郎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加户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以罪去珏為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為户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

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户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

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玨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玨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甍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玨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

玨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玨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玨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内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罷横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玨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玨顧已大臣誼不以内

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穀牛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為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為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

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頲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

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
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
心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
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
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漑
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
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
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

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條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琯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徳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誥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琯與大理卿王正雅

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器藴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璪璵尤顯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

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還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没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

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顧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劒南西川南詔内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户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

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乂敬其先榮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髙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陜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

帝爲動容然内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侹侹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

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訕其文鄴為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為臣蚤孫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逐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為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

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之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從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

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
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
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
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之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
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潔
廉專以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
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
田產閫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

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櫝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為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寛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馹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

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

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

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

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與

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家人以觀戍卒驕顧

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廹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

奔潞城文矩投地僵臥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

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

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

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

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

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

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妥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

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

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

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

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者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為娼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過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閑屯田練兵後闕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廵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

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刼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驁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

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
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
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
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劒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
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
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
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

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内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鈌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

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歳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㦸僨敗吏乘爲姦冒没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歳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廵院不得輙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税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横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寳冶

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
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
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
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醖藉進止雍
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
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臮素
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

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愊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闗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還刑部侍郎乃裒彚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緜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琢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

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户部侍郎㑹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旣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閒帝視案上歷謂瑑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甞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别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虚浮以逑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末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

加工部尚書拜卧内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載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孜

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為貞陵山陵使

坐隧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吏署制作
孜懐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
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
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
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
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
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

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閒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

嘗干以財官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隲終宣
歙觀察使旣輔政宅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
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
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
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
罷爲鎭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
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胤皆
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矱自持以中書舍人爲

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

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乂福建觀察使

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

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

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

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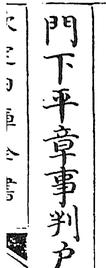
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

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緊從子贊

贊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戸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帷薄逮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從子内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

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宫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户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黄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勲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户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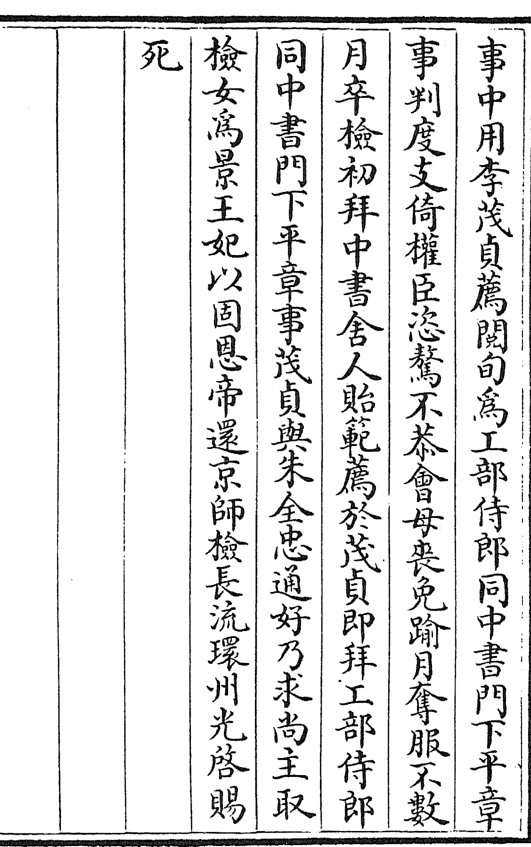


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内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户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户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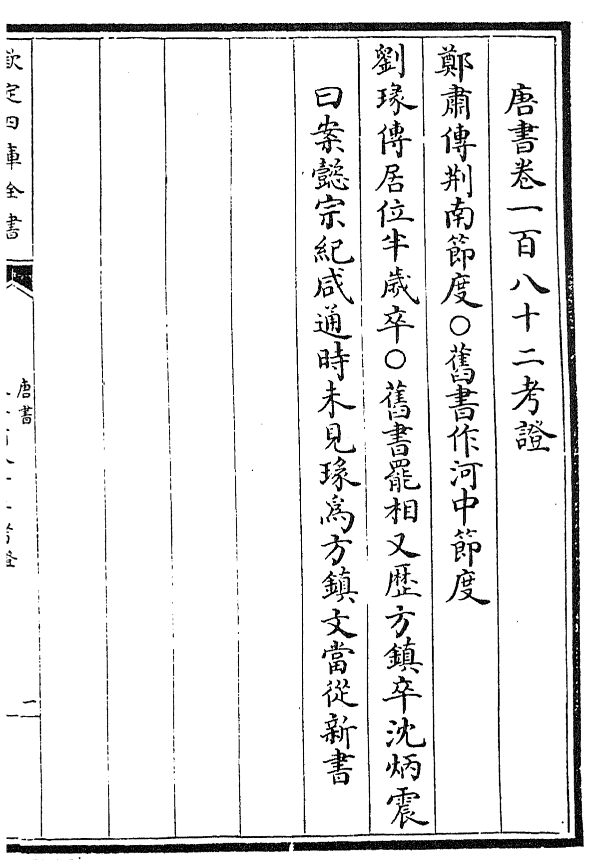
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温侵逼貶淄州司户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蘊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還給



事中用李茂貞薦閱句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驁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鄭肅傳荆南節度○舊書作河中節度

劉瑑傳居位半歲卒○舊書罷相又歷方鎮卒沈炳震曰案懿宗紀咸通時未見瑑爲方鎮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三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八

畢崔劉陸鄭朱韓

畢誠字存之黄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匀世失官爲鹽估匀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

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廵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諴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諴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

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懐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旹調饟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旣貴

所得禄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宫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户部侍郎縣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内大治耆老叩闕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戒

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屨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横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陜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

綯久當國吏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
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户部侍郎諸道鹽鐵轉
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
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爲迹
親俄而蕭倣崔彦昭得相罷鄴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黄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
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
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者字希貞河南人仕歴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抜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歴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陜遂爲陜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令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還幸而六月牓出至是每甚暑宅學士輙戲曰造牓天也以譏扆進非其時累爲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

户部嗣覃王以兵伐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涣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扆素不知謀忽

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

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戸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

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扆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

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

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議以爲

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

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

州司戸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後改

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還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輙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

往往條摘失政衆讙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謡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

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

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縣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

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外九

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

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

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

三百歳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

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亭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闕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

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户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饟遠

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嚴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
三貶郴州司户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
官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
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
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既而偓秉政封
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
曰士茍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

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凡

儲歴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

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

表以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

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横欲盡

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

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

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官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

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台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

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顓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為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鬬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内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

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
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
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
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
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
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
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

非反邪靦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
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
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
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
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
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掐
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
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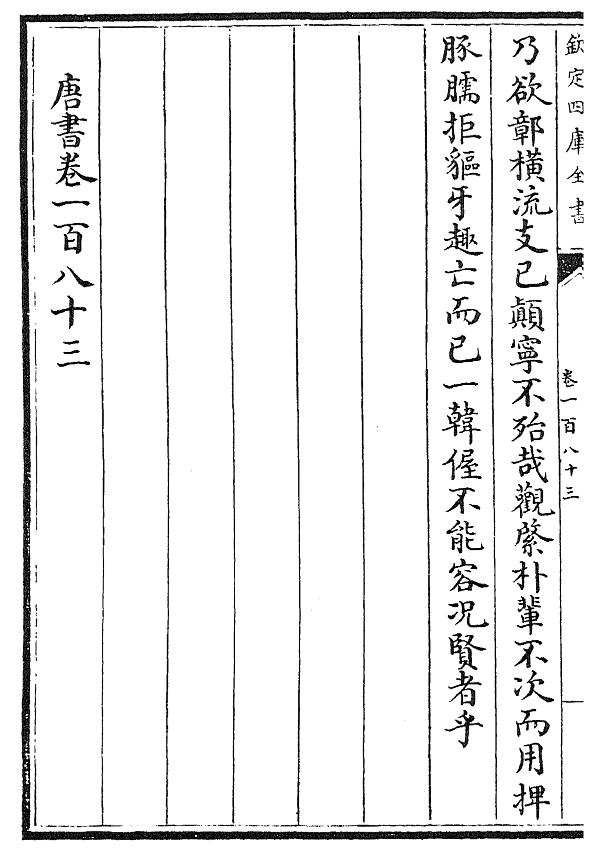
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
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
者自内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
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内時天陰霧王
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
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偓議附胤
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
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蘓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

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絶席全忠屑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輙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偓所薦為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

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户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



乃欲郭横流支已顛寜不殆哉觀隂朴輩不次而用押
豚臑拒貙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况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